

品味

## 甜甜的夏天

□ 管淑平

热情似火的夏天，也有着诸多美妙的瞬间，想起时，会让我们眉毛上翘、嘴角上扬，那正是夏天留给我们的最甜美的模样。

夏天的风里，飘散着浅浅淡淡的西瓜的甜香味。夏天，最不能少的当然就是西瓜了。又圆又大的西瓜，宛若翡翠一般的碧绿的外衣，齐刷刷地占据了路边的小摊，是小城夏天的街角的一道风景。每每下班回家，你总能够看到那些热情而朴素的小商贩们尽心地招揽着生意。酷热的暑气，又无时无刻不考验着我们的定力。于是，挑选一个看中的西瓜，买下。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味道也是西瓜的味道。那时没有冰箱，我们就把从田里摘回来的西瓜放到凉丝丝的井水里浸泡。傍晚，一家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在竹椅上。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头顶是璀璨的星光，我们在晚风吹拂的树下，捧着从水里捞出来的西瓜，大口大口地吃着。那西瓜，经过井水的浸润，冰冰凉凉，清脆而爽口，香甜而悠长。

酸酸甜甜的杨梅也是夏天里一抹清丽的滋味。还是端午前后，杨梅就陆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种果子红彤彤的很诱人，乍一看像是红色的玛瑙石，在阳光的

照射下晶莹剔透。就其汁水来说，杨梅不及西瓜那般充实，但是一口咬下，舌尖也会流溢出一股股酸甜的汁水。就其甜味来说，杨梅的甜是醉人的，小口小口咀嚼，醉上脸颊，仿佛小酌了几杯小酒。

甜瓜，也是夏天甜美的记录。在北方念大学时，第一次知道甜瓜这种食物。个头跟农村种植的普通的黄瓜差不多大小，外表是一种灰白色。甜瓜的甜，也许并不在于第一口，而是在于层层递进。一口、两口时，只觉得味道很淡，但是，吃到小半个瓜时，嘴里就有些腻味得化不开了。

甜甜的雪糕，勾引着我们的味蕾。在以往条件落后的时候，每到夏天，第一想到的就是雪糕，因为那时雪糕在农村地区很难得。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在村校的时候，我没吃过雪糕。直到四年级时，我们转入中心小学，才有机会接触到夏天解暑的雪糕。记得第一次吃雪糕的狼狽，一大口咬下去，嘴巴顿时被冰凉与甜味包裹，用都甩不开。

苦苣菜里思甘甜。许是时代富足了，以至于心头更加怀念以前那种带着苦味的日子。苦瓜、苦菜都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当然，还有小小的苣菜。苣

菜在农村随处可见，也是餐桌上的凉拌菜。它的苦是浅浅的，没有苦瓜那般浓烈。但正是那种浓淡相宜的味道，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期待，苦中带着甜，默默努力之中让我们走到了现在。

夏夜里的萤火虫，是我们童年的夏天里快乐的记忆。童年的夏夜，是萤火虫的天下。稀稀疏疏的萤火，如同细细碎碎的星光。晚风中，我们披着月色与星光，拿着网兜，兴高采烈地奔向田野。那些萤火虫聪明得很，藏在了密密麻麻的草丛里。这时候，我们会悄悄地将草从小心翼翼地扒开，举起网兜左一晃、右一摆，那些机敏的萤火虫就落入了我们的网兜。我们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在透明的塑料瓶里。到了晚上，它们发着微弱的光，俨然一盏盏微小的荧光灯。

在温柔与热烈并存的夏天，能给我们心头以慰藉的，除了清凉，还有甘美。那些微小的甜，是夏天的弥足珍贵的清欢。

世相

## 甜到心里的瓜

□ 程磊磊

暑假的午后，我从田间穿行而过，被一片西瓜田阻止了匆匆的脚步。瓜田里的瓜个大滚圆，甚是喜人，勾起了我口腹之欲的同时，也唤醒了少年时期一段难忘的记忆。

记得那是一个暑假的下午，烈日蒸腾，我和几个玩伴相约去河里游泳。回来的途中，刚好路过一片西瓜地。那时的我们又热又渴，看见又大又圆的西瓜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在“勾引”我们去把它们吃掉。于是，我们万念俱灰，决定偷瓜。可是地头立有瓜棚，虽然没有看见瓜农看瓜，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偷瓜，就制定了迂回计策，从西瓜地旁边的豆苗田中爬了过去。

当我们冲入瓜地，准备对瓜下手之时，一双大脚突忽地矗立在了我们面前。我抬起头，看见一张凶神恶煞的脸，一双魔鬼般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瞪着我们，令我们不寒而栗。心想，完蛋了，被抓个正着。“小兔崽子们敢到我这里来偷瓜，胆子可真不小啊！我必须好好教训你们一下。”他的声音浑厚有力，如同来自地狱。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小鬼碰见了阎罗王，被吓得浑身发抖瘫软在地。

我们被震慑住了，不敢有丝毫的狡辩。就这样，我们束手就擒，在恐惧中等待着“魔鬼”的审判。看着他狰狞可怕的样子，我们以为挨揍是避免不了，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只是非常严肃地要求我们，将指定区域里的杂草拔完，就放我们回去，如果不照做，就告诉我们的父母。慑于他的恐吓，我们只好照做了。

直至夜幕降临，惩罚才算结束。我怯怯地问他：“叔叔，我们可以走了吗？”这时，他的态度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用极其温和的语气对我们说：“嗯，可以走了，但是你们必须把你们的报酬拿走。”他指了指瓜棚里的西瓜，示意我们去拿。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他看出了我们的窘迫，就主动把西瓜放在了我们的手里，且人手一个，个个个大滚圆，是瓜棚里最大的几个。

我弱弱地说了句“谢谢”，准备离开，但是那位叔叔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永生难忘。他说：“孩子们，这将是你们吃过的最好吃的西瓜，因为它是你们通过劳动挣来的。偷来的瓜只会甜在嘴里，而通过自己的劳动挣来的瓜，才会甜在心里。以后不可再偷瓜了，如果想吃，可以来我这里挣，报酬一定丰厚。”听了叔叔的话，看着手里硕大的西瓜，我忽然明白叔叔态度反转的缘故。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偷东西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让人憎恶。唯有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去收获成果，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赢得他人的赞赏。只有这样，你才能心安理得地去享用劳动果实，从而品尝出果实最纯粹的甜蜜。

那天回到家，我把拔草挣瓜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但并没有说出偷瓜的举动。母亲听后非常欣慰，和我一起品尝了我的劳动成果。我清晰地记得，当瓜瓤入口的那一刻，一股甜蜜的感觉瞬间入了心。“通过自己劳动挣来的果实，才会甜在心里。”瓜农叔叔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再次响起。

瓜农叔叔的话，如同一颗种子，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改变了我的行为认知，芬芳着我的人生。

生活

## 桃子熟了

□ 宋欣杰

老家的桃子红了。父亲打电话让我回去摘些吃，我没空。父亲托人捎来了一兜桃子，有二三十个。

桃子是我家老院里的一棵桃树结的。今年是它第一次挂果。老院已有十年没住人了。在东屋与院墙之间约有一米的距离，可能是谁无意间扔下的一个桃核。桃核冲破了土层，在这逼仄的空间里见缝插针地生长起来。等我们发现时，这棵桃树已长两米多高了。今年入夏后，父亲去老院，惊喜地发现桃树挂果了。父亲清点了一下，有五六十个幼桃。为了不让更多鸟虫毁坏桃子，父亲还用网将桃树都罩了起来。

父亲捎来的桃子个头不小，果皮红里透着白，看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洗了几个桃子，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却没有我预想中的甜美，有些生硬，嚼在口中淡淡的没有果味。我连尝了几个，味道都是如此。或许是因为野生的品种与光照不足，这桃子的口感、甜味都不行。我由惊喜变成了失望，再也不愿啃它一口。

晚上父亲打电话问我：“桃子好吃吗？”为了不拂他的好意，我撒谎说：“好吃、好吃！”父亲不知是谎言，还高兴地对我说：“好吃就行，树上还有些桃子，我给你留着，等你回来时再摘吧。”周末我们回老家，进门没看到父亲。母亲说：“他到老院给你摘桃子去了，听你说桃子好吃，全给你留着呢。”我急忙赶到老院，远远地就看到父亲站在墙头上摘桃，我惊出一身冷汗。我不敢想像，年近八旬的父亲是如何爬上那高约两米的院墙的。我小心翼翼地上前将父亲搀下来，生怕他摔着。我埋怨父亲这么大了还爬那么高为我摘桃，父亲笑着说：“没事，我注意着呢，我不是想让你回家就能吃到桃子吗？”父亲的话让我顿觉鼻子一酸。我本想将桃子不甜的真实告诉父亲，但那一刻，我还是决定不跟他说了。

邻家的小女孩来我家串门。父亲张罗着要给她拿桃子吃，我赶紧劝阻，并递给她一个香蕉。父亲说：“这好吃的桃子怎么不给她一个，待人甭小气。”

小女孩接过父亲递过的桃子咬一口，立刻吐到地上，嚷嚷着说不甜。“不会吧？你伯伯说挺好吃的。”父亲说。小女孩说：“就是甜甜嘛，不好吃，没香蕉好吃。”

父亲不相信，他捡起小女孩扔掉的桃子切下一片，放进嘴里咀嚼。父亲的牙不好，吃不得硬物。过一会儿，父亲说：“我尝不出味儿，真不好吃吗？”

望着父亲茫然的表情，我劝父亲：“别听她的，现在的小孩嘴刁着呢。我就喜欢吃咱家这桃子，脆甜脆甜的。”为了不让父亲起疑，我狠狠地咬下一大口桃子。

父亲听说我要把剩下的桃子都带走，慌忙去屋里找袋子。我想好了，来年找人把桃树嫁接一下，不愁吃不到甜美的桃子。

## 游大兴安岭草原有感

□ 牛治国

(一)

片片青毡万顷绿，无边草坡白滴溜。  
水清河黑难见底，暑天风冷着秋衣。

(二)

绿水青山胜江南，自然生态少人烟。  
蝉声不到兴安岭，冷云怕入山海关。

世间

## 浮生清凉

□ 李秀芹

现在天气越来越不讲“武德”，北方好几座城市都出现“火炉天气”，真是“日光煮水复成汤”。除了空调房，真是不知何处能清凉。“坐想微风过荷叶，梦成疏雨滴梧桐。”可惜，天气依然，“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

小时候，夏天一喊热，母亲就告诉我：心静自然凉。越喊热，便会感觉更热。学会心理降温，是人生的一种修行。

作家刘墉大暑之日发布了一张《天竹青鸟》的画，画面是两只青鸟在落雪的天竹上嬉戏，青鸟的“青”跟天竹果实的“朱”是补色，叶子的“绿”跟“红”也是补色，加上白雪对比，显得特别亮丽。酷热的天气里看到这么一幅美景，眼睛都是清凉的。

同事苏老师也有刘墉这种爱好。他喜欢画画，但他画画纯属爱好，消磨时光，画工一般。旧时在乡村小学教书，全校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内。休息时，别人摇着蒲扇寻个阴凉地凉快，苏老师一人呆在办公室里画画。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画“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画“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画完一幅，苏老师便把“冬景”贴墙上，一个暑假下来，整个办公室都被他的“严寒”作品所覆盖。年轻的小孙老师一进办公室就欢快地唱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让人忍俊不禁。

在那个纳凉全靠扇子的年代，这种情景纳凉和行为艺术纳凉，给那些年的伏天增添了不少乐趣。

苏老师是个慢性子，他有一套理论对付“暑气”。他常说，夏天天热，人的脾气也需降温，遇事一定要冷静三分钟，正反考虑，自己和自己辩论，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再做决定不晚。因为天热，人容易暴躁，易冲动，冲动是魔鬼，唯有冷静可以降服了这个“鬼”。

有一年暑假，教师考试，大家坐教室等了半小时，试卷还没到。天那么热，大家开始抱怨。唯有苏老师安静地端坐桌前画画，一边画一边劝大家：试卷晚了肯定有原因，我们安静等着就行。雪花在他的笔尖一朵一朵降落，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好几张纸。一小时后，领导拿着试卷来了，说是路上他骑着自行车栽沟里了，膝盖都磕破了。我们看到这一幕，懊悔自己刚才发牢骚实属不应该。

上周，家里修缮老宅，建筑工人顶着烈日站在架子上垒砖砌墙，我只在太阳地里站了十分钟，汗便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招呼工人们下来吃块西瓜，进屋凉快凉快。工人师傅却说，不用，蹲在架子上抽根烟休息一下，再接着干。我问他们，不热吗？一位师傅说，热啊，想起干完活回到家，冲个澡的工夫，媳妇已经将啤酒备好，饭菜上桌，便不觉得热了。

夏天，我们还有很多方法自制清凉，但为了家人，多少人不畏高温酷暑努力讨生活。如果说夏天是一块画布，爱和责任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诗风

## 盛夏蝉鸣(外一首)

□ 杨立春

盛夏的阳光  
穿透树叶缝隙  
蝉声如流泉  
光影斑驳

再出发的冲锋号在盛夏  
蝉鸣中吹响

夏日奔赴

离别不是终结  
相逢亦不可定为起点  
一棵老树屹立旷野  
风雨时带来弹奏

赶海的冲动如潮的涨落  
入海口  
海风张开宽阔臂膀  
夕阳染红天际线  
鸥鸟飞越光明  
波浪里风险潜藏  
踏浪者一脸从容  
彰显勇气

孤鹰翱翔长空  
岁月平添几条皱纹  
羽毛轻盈了多少心事  
欲望深埋心底

子夜勤耕  
梦笔雕刻出爱的轮廓  
春秋平衡着生命的重量  
蝉翼切割出自由的飞翔

命运的雏形紧握在手中  
蝉鸣唱响岁月的沉闷  
天空划过候鸟折返的轨迹  
酸胀了故乡日夜的仰望

生命的轻重  
羽毛称不出份量  
欲望日渐枯萎  
成熟深埋在梦想的土壤

漫步滩涂  
听风声穿过岩石  
沙地上留下季节的脚步  
昼有蓝天白云夜相伴  
夜有星辰相依

霞光里激情如火如荼  
站在这美丽的风景线上

我们曾许下承诺  
方舟等待启航  
奔向未知远方追逐梦想  
礁石与海岸携手并肩  
拥抱未来  
直到地老天荒



夏日

王冰摄

时光

## 蝉鸣声里忆童年

□ 白永芹

不一会就会捉上一堆知了猴，但是至今我也搞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捉到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捉蝎子、簸箕虫。捉了蝎子，放瓶子里拧上盖。捉了簸箕虫，放在一个盛了糠的瓦罐里养着，一掀开，它们就会乱作一团纷纷从糠里往外爬。捉到的蝉，哥哥会在它的脖子上系根线。从此，蝉的命运就只能受哥哥摆布了。哥哥会把知了猴洗净、控去水分，放到油锅里炸了吃。我害怕，躲到一边，惊恐地看两个哥哥大快朵颐。至于蝎子和簸箕虫，后来才知道它们都是药材，是要卖了换钱的。

除了做哥哥的小跟班，夕阳下蝉声弱了，我会带妹妹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一次，我躲进柴草垛里，谁也找不到我，我为选到一个如此隐蔽的地方而洋洋得意。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四下也变得寂寂的，我快意全无，有些害怕了。等我从柴草垛钻出来，才发现她们找不到我，早已回家了。在暑热褪去、夜色如水的夜晚，我也会带妹妹到曹爷爷门前的大树下，那里早已聚集了一伙人。曹爷爷讲故事总是绘声绘色，他肚子里的故事怎么也讲不完。他讲的鬼怪妖狐的故事，既让人害怕，又让人

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蝉声里的童年，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年夏天特别热，空气里充斥着热浪，脚下的尘土踢起来像是火炉里冒出的热烟，蝉的嘶鸣声一阵高过一阵。持续了几天高温后，终于闹出了一场透雨，村东头干涸的沟里见积水满了水。调皮二哥偷偷和一群小伙伴跑到东沟玩水了。娘在树荫下纳鞋底，等感觉到一直没见二哥，想到可怕后果后慌了神，鞋底也顾不上搁家里，就一路连颠带跑奔向了东沟。娘眼力好，远远就看到几个光着腚的小男孩在水里扑腾。他们也发现大人过来了，慌忙从水里爬出来四散奔逃。娘喝住了二哥，一把按住他，手里的鞋底顺势雨点般落在二哥的屁股上。一边打，一边厉声责问：“以后还敢不敢去玩水！还要不要你的小命！”爱之深、责之切，“旱鸭子”不习水性，如果不知深浅，终要酿成大祸的。娘的严厉，使我们从小就有了安全意识。

思绪从流光里抽离，蝉声依然响彻耳旁，只是物是人非，已有两位亲人离我而去了。不过，爱还在，血脉亲情不曾远离。且行且珍惜，这个伴着蝉鸣的夏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夏天。